

第
一
辑

鸫 鸟

——之一

我躺在床上，但我不能入睡。忧虑咬啮着我的心。单调得令人厌倦的、痛苦的思绪，缓缓地闪过我的脑海，犹如阴霾天气里从灰色山顶上不停地飘过的、绵延不断的云雾。

啊！那时我热恋着，那种无望的、痛苦的爱情，只有被岁月的冰霜磨砺过的人才能产生。我的心灵虽然没有被生活所损伤，可已变得并不年轻！不年轻了……即使想变得年轻些，也是无用的、徒劳的。

在我面前，窗棂呈现出淡白的影子。依稀能辨别屋里种种家具。在夏日清晨半明半暗的曦影里，一切显得更寂静，更安谧。我看看表：两点三刻。屋外也是万籁无声……露珠，一片露珠的海洋！

在露水里，在花园中，就在我的窗子上面，一只黑色的鸫鸟已经开始歌唱、鸣啭，嘹亮而又自信地滴溜溜啾啾着。抑扬顿挫的鸣声，送入我静寂的房间。它们灌满了整个屋子，灌满了我的耳朵，灌满了我那被失眠和痛苦的思虑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袋。

这些鸟语，显示出一种清新、恬淡和永恒的力量。我从鸟语里面听出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声音，一种悦耳的、无

意识的、永无始终的声音。

这只黑鸫鸟歌唱着，自信地赞美着。它知道，不要多久，照例会耀眼地升起永恒的太阳。在它的歌声里，丝毫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它这只黑色的鸫鸟，一千年前曾迎接过同样的太阳，数千年后也将迎接这个太阳，——那时，我遗留在世上的东西，在充溢着它的歌声的气流里，也许将像肉眼看不见的尘埃那样，围绕着它鸣叫的躯体旋转。

于是我，一个可怜、可笑、热恋着的人，想对你说：感谢你，小鸟；感谢你在那不幸的时刻，在我窗下突然唱起有力、奔放的歌声。

鸟儿没有安慰我，我也没有寻求安慰……但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我心情激动，沉重的负荷，稍稍有所松动。啊，黎明前的歌手，和你欢乐的鸟语相比，即使是有生命的东西，也显得缺乏青春和朝气！

当四面八方都已泛滥着寒冷的波涛，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把我卷进无边的大海，这时候是否还值得去悲伤，去痛苦，去考虑自己呢？

眼泪在流淌！……而我那只可爱的黑鸫鸟，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唱它那无忧无虑的、幸福的、永恒的歌！

呵，终于升起的太阳，在我发烫的脸颊上，照见了怎样的泪水啊！

可是我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

1877年7月8日

无 巢

我到哪儿去安身呢？该怎么办呢？我像一只无巢的孤鸟。它蓬松起羽毛，栖息在光秃秃的枯枝上。留下来感到难受……可是飞到哪儿去呢？

瞧，它张开了自己的翅膀，迅捷、笔直地飞向远方，像一只被鹞鹰惊起的鸽子。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绿色的、舒适的角落？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做一个哪怕是临时的小巢？

鸟儿飞呀，飞呀，细心地看着下面。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色的荒原，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死气沉沉……

鸟儿匆匆忙忙飞过荒原，仍然细心地看着下面，心里感到懊丧。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海，像荒原似的死气沉沉。虽然它喧哗着，动荡着，但在持续不断的澎湃声中，十分单调的浪涌里面，也看不到生命，也找不到栖息的地方。

可怜的鸟儿疲倦了……它那翅膀的搏动微弱了。它飞得越来越低了。它多么想直冲云霄……但在这高不可测的太空里怎能筑巢？

它终于收拢了翅膀……长叹一声。掉进了海里。

波浪把它吞没之后，依旧奔涌向前，毫无意义地喧哗

着。

我到哪儿去安身呢？是否我也到了投海的时候？

1878 年 1 月

乡 村

六月里最后一天。周围是俄罗斯千里幅员——亲爱的家乡。

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彩，似乎是在飘动，似乎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暖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东西！

云雀在鸣啭，大脖子鸽群咕咕叫着，燕子无声地飞翔，马儿打着响鼻、嚼着草，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尾站着。

空气里蒸腾着一种烟味，还有草香，并且混杂一点儿松焦油和皮革的气味。大麻已经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好闻的气味。

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龟裂。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

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小粮库、紧闭门户的小仓房；另一侧，散落着五六家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家家屋顶上，竖着一根装上棕鸟巢的长竿子；家家门檐上，饰着一匹铁铸的扬鬃奔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辉映出彩虹的颜色。护窗板上，涂画着插有花束的陶罐。家家农舍前，端端正正摆着一条结实的长凳。猫儿警惕地竖起透明的耳朵，在

土台上蜷缩成一团。高高的门槛后面，清凉的前室里一片幽暗。

我把毛毯铺开，躺在山谷的边缘。周围是整堆整堆刚刚割下、香得使人困倦的干草。机灵的农民，把干草铺散，在木屋前面：只要再稍稍晒干一点，就可藏到草棚里去！这样，将来睡在上面有多舒服！

孩子们长着卷发的小脑袋，从每一堆干草后面钻出来。母鸡晃动着鸡冠，在干草里寻觅种种小虫。白唇的小狗，在乱草堆里翻滚。

留着淡褐色卷发的小伙子们，穿着下摆束上腰带的干净衬衣，蹬着沉重的镶边皮靴，胸脯靠在卸掉了牲口的牛车上，彼此兴致勃勃地谈天、逗笑。

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不知是由于听到了小伙子们说的话，还是因为看到了干草堆上孩子们的嬉闹，她笑了。

另一个少妇伸出粗壮的胳膊，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桶……水桶在绳子上抖动着、摇晃着，滴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

我面前站着一个年老的农妇，她穿着新的方格子布裙子，蹬着新鞋子。

在她黝黑、精瘦的脖子上，绕着三圈空心的大串珠。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带小红点儿的黄头巾。头巾一直遮到已失去神采的眼睛上面。

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地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着笑意。也许，老妇已有六十多岁年纪了……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她可是个美人啊！

她张开晒黑的右手五指，托着一罐刚从地窖里拿出来

的、没有脱脂的冷牛奶，罐壁上蒙着许多玻璃珠子似的水气；左手掌心里，老妇拿给我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她说：“为了健康，吃吧，远方来的客人！”

雄鸡忽然啼鸣起来，忙碌地拍打着翅膀；拴在圈里的小牛犊和它呼应着，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

“瞧这片燕麦！”传来我马车夫的声音。

啊，俄罗斯自由之乡的满足，安逸，富饶！啊，宁静和美好！

于是我想到：皇城里圣索菲娅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正孜孜以求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

1878年2月

乞 丐

我走在街上……一个衰老的乞丐把我叫住。

一对发炎的、流泪的眼睛，有点发青的嘴唇，褴褛的衣服，脏污的伤口……啊，贫困把这不幸的生命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的脏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祈求着周济。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怀表，甚至连块手绢也没有。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着。

可是乞丐等待着……他那只伸出的手微微晃动着，哆嗦着。

我惊惶失措，羞愧异常，便紧紧地握住这只颤抖的脏手……“请勿见怪，老哥。我什么也没有带着，老哥。”

乞丐那对发炎的眼睛凝视着我。他那发青的嘴唇笑了——他也紧紧地握住我冰凉的手指。

“没有关系，兄弟，”他讷讷地低语道，“为这也要谢谢你。这也是施舍啊，兄弟。”

我明白了，我也得到了我老哥的施舍。

玛 莎

好多年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每次雇了马车夫，总要和他聊聊天。

我特别爱跟夜班马车夫聊天。他们都是些城郊的穷苦农民，驾着一匹弩马，拉着一辆涂成赭色的小雪橇来到首府，指望着自己挣个温饱，还可积点钱向老爷们交地租。

有一次，我雇了这样一位马车夫……小伙子二十来岁，身材魁梧，体格匀称，是个英俊的青年：碧蓝的眼睛，红润的脸颊，一圈圈栗色头发，从紧遮到眉毛的旧帽子里钻出来。那件褴褛的上衣，紧巴巴地套在他那大力士般的双肩上！

然而，马车夫那还没有长胡须的漂亮面孔上，露出一一种悲伤、忧郁的神色。

我和他攀谈起来。他的语音里透出哀伤。

“兄弟，怎么啦？”我问他，“你为什么闷闷不乐？也许有什么伤心事？”

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我。

“有的，老爷，有的，”他终于说道，“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幸了。我妻子死了。”

“你爱她……爱自己的妻子吗？”

小伙子没有朝我转过身子，只是稍稍低下头去。

“我爱她，老爷。八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忘不掉。我心里难过……唉！她为什么要死呢？她年轻，健壮！……一天工夫，霍乱就夺走了她的性命。”

“你妻子心肠好吗？”

“噢，老爷！”穷苦农民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和她过得可和睦啦！她死时，我不在她身边。我在这里刚听说她已经被埋了，立马赶回乡下家里。到家时已是后半夜了。我走进自己的小屋，停在中间，就这样轻轻地呼喊：‘玛莎！玛莎呀！’只有蟋蟀唧唧哀鸣。我那时号啕大哭，坐在小屋地上，用手掌拍打着地面！我说：‘贪婪的土地！……你吞掉了她……那就把我也吞掉吧！啊，玛莎呀！’”

“玛莎呀！”他突然颓丧地又唤了一声。他双手攥住缰绳，用棉手套擦擦眼角的眼泪，抖了抖，把眼泪甩掉，耸了耸肩膀，之后再没有说一句话。

我从雪橇里爬出来，多付给他十五戈比车钱。他双手拿着帽子，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在一月寒冷的灰雾里迈着碎步，朝白雪皑皑的荒凉街道蹒跚而去。

1878年4月

两首四行诗

从前有一个城市，城中的居民非常喜爱诗歌。如果几星期之内没有优秀的新诗发表，他们就把这种诗歌的歉收，看作社会的灾难。

于是他们穿上褴褛的衣服，头上洒上草灰，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广场上，流着眼泪，痛苦地埋怨诗神遗弃了他们。

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日子里，青年诗人尤尼出现在广场上熙熙攘攘的、悲伤的人群之中。

他迈着敏捷的步伐，登上专门建造的高台，打了个想朗诵诗篇的手势。

卫士们立即挥动着权杖。

“肃静！注意！”他们嗓音响亮地大声喊叫。于是人群安静了下来，等待着。

“朋友们！伙伴们！”尤尼用响亮的、但却不够镇定的声音开始朗诵：

朋友们！伙伴们！诗歌爱好者们！

一切和谐和优美的崇拜者们！

但愿忧郁、悲伤的瞬间，不会搅扰你们的心绪，

盼望的时刻一到……光明终将驱散黑暗！

尤尼朗诵完了……他得到的反应，是从广场各个角落里响起的喧哗声、呼哨声、哈哈的笑声。

所有面对着他的脸，都露出愤慨之色；所有的眼睛里，都燃烧着怒容；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握成了拳头，威吓着！

“真是异想天开！”愤怒的声音吼叫着，“让这蹩脚诗人从高台上滚下来！叫这傻瓜滚蛋！用烂苹果、臭鸡蛋扔这个胡闹的小丑！快拿石头来，拿石头扔他！”

尤尼从高台上翻滚下来……但他还没有跑回家里，就听到了一阵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喊叫声。

尤尼怀着惊疑的心情回到了广场，但他设法不被人们注意（因为激怒变得凶恶如野兽的群众是危险的）。

他看到的是什么情景呢？

万头攒动的广场上空，身披紫红斗篷、卷发上戴着桂冠的他那位对手——青年诗人尤利，站在扁平的金盾之上……而周围的老百姓却欢呼着：

“光荣啊！光荣啊！光荣属于留芳百世的尤利！在我们悲哀的时候，在我们感到巨大痛苦的时候，是他安慰了我们！他赠送给我们的诗，比蜜更甜美，比铙钹更铿锵，比玫瑰更芳香，比碧空更纯净！隆重地把他抬起来吧，让缭绕的香烟萦回在他富有灵感的头上；轻轻扇动起棕榈枝叶，让他的前额感到清凉；让阿拉伯没药的香气，弥漫在他的脚下！光荣啊！”

尤尼走近一位欢呼者。

是热带植物没药树上的树脂，味芳香，可以用来作药材，古代的阿拉伯人也拿来作宗教仪式用的香料。

“啊，我的同胞！请你告诉我，尤利朗诵了什么诗篇使你们如痴如醉。唉！当他朗诵的时候，我不在广场上。如果你记得住的话，请给我重复一遍，劳驾啦！”

“这种好诗能记不住？”被问的人热心地回答，“你当我是个什么人呢？听着，——然后欢呼吧，和我们一起欢呼吧！”

“诗歌爱好者们！”被人崇拜的尤利是这样开始朗诵的……

诗歌爱好者们！伙伴们！朋友们！
一切和谐、悦耳、柔美的崇拜者们！
但愿沉重的悲哀的瞬间，不会搅扰你们的心绪，
盼望的时刻一到，——白天终将赶走黑夜！

“怎么样？”

“请原谅！”尤尼喊叫起来，“这是我的诗呀！当我朗诵的时候，尤利大概就挤在人群里。他听到了，稍加改动，就重复了一遍。只改了几个地方，当然不会改好！”

“啊哈！现在我把你认出来啦……你是尤尼。”被他叫住的公民，紧蹙眉头，回答道。“你是个嫉妒鬼，或者是傻瓜蛋！不幸的人，你只要想到一点就够了！尤利说得多么庄严：‘白天终将赶走黑夜！……’可你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光明终将驱散黑暗’？什么光明？什么黑暗？！”

“难道这不都是一个意思吗……”尤尼本想辩驳……

“你敢再说一句话，”公民打断了他，“我就喊群众来……他们将把你撕得粉碎！”

尤尼知趣地不再吭声了。一个白发老人，听了他和公

民的谈话，走近这位可怜的诗人，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尤尼！你朗诵的是自己的诗——但不合时机；他朗诵的不是自己的诗，——但却符合时机。所以他是对的，而你只能安慰安慰你自己的良心了。”

可是当良心安慰陷入窘境 of 尤尼的时候（说真的，无论如何，这种安慰十分糟糕），在远处，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在普照一切的金色的阳光下，尤利紫红的斗篷闪闪发亮；在缭绕的香烟下，月桂冠黯然失色；他那傲岸地挺立的身躯，仿佛是走回国土的帝王，庄严、肃穆地缓缓行进……长长的棕榈树的枝叶，依次向他垂下头去，似乎是以它轻微的抖动、温顺的鞠躬，表示那种不断高涨的、洋溢于如痴如醉的同胞们心头的崇敬之情！

1878 年 4 月

麻 雀

我打猎归来，走在花园林阴路上。猎狗跑在我前面。

突然，它放慢了脚步，悄然潜行，仿佛在前面嗅到了什么野物。

我朝林阴路望去，看见一只头上长着绒毛的黄嘴小麻雀。它从窠里掉下来（风在猛摇着林阴路上的白桦树），扎煞着毛羽未丰的小翅膀，痴呆地、绝望地蹲着。

我的猎狗慢慢地接近它。突然有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块石头似的从附近一棵树上冲下来，就落在狗鼻子的前面。它全身蓬松着羽毛，惊恐失态，绝望而哀戚地吱吱叫着，迎着獠牙狰狞的狗嘴跳了两下。

它俯冲下来救护。它用躯体掩护自己的幼雏……但它瘦小的躯体，吓得浑身颤抖，小声音变野、变哑了。它垂死挣扎。它准备牺牲自己！

对它来说，猎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啊！可它不能稳坐在安全的高枝上……一种比它的意志更强烈的力量，把它从那里抛了下来。

我的猎犬特列佐尔停下步子，后退了一下……显然，它也承认了这种力量。

我赶快把受窘的猎犬叫走，然后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开了。